



中国经典名著

# 济公全传

(三)

〔清〕郭小亭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 目 录

- 第八十一回 着字柬心皈圣僧 追尸身路遇班头 ... 1
- 第八十二回 济公饭馆打贼人 徐沛旅店遇故友 ... 5
- 第八十三回 小神飞夜刺开风鬼 济禅师耍笑捉  
飞贼 ..... 10
- 第八十四回 陈玄亮捉妖铁佛寺 马玄通路遇济  
禅师 ..... 14
- 第八十五回 显神通捉拿盗贼 施妙术法斗铁佛 .. 18
- 第八十六回 华清风古天山见妖 金眼佛一怒杀  
和尚 ..... 23
- 第八十七回 济公斗法金眼佛 云龙二次伤三友 .. 27
- 第八十八回 施佛法暗渡华云龙 见美色淫贼生  
邪念 ..... 31
- 第八十九回 遇张荣二人谈心事 买铁镖淫贼见  
公差 ..... 36
- 第九十回 蓬头鬼劫径遇英雄 华云龙逃走逢  
故旧 ..... 41
- 第九十一回 五英雄送友古天山 恶妖道自炼阴  
风剑 ..... 45
- 第九十二回 黑风鬼害人终害己 金眼佛杀人被  
人杀 ..... 50
- 第九十三回 古天山华清风炼剑 铁佛寺济禅师  
救人 ..... 55
- 第九十四回 僧道斗法凌霄观 弟兄送信马家湖 .. 60
- 第九十五回 三英雄避雨金家庄 猛豪杰正气惊  
妖女 ..... 64

第九十六回	奉师命投书马家湖 赛专诸见字防 贼盗 .....	68
第九十七回	杨明助友战群贼 恽飞智捉镇八方 ..	73
第九十八回	董土元欺心求圣僧 孔烈女被逼投 古井 .....	77
第九十九回	常山县柴杜拿贼犯 马家湖济公救 杨明 .....	82
第一百回	济公火烧孟清元 贼道智激灵猿化 ..	87
第一百零一回	施佛法智捉蓬头鬼 仗妖术炼剑害 妇人 .....	91
第一百零二回	杨雷陈仗义杀妖道 十里庄雷击 华清风 .....	96
第一百零三回	雷鸣夜探孙家堡 陈亮细问妇人 供 .....	101
第一百零四回	孙二虎喊冤告雷陈 常山县义士 闹公堂 .....	105
第一百零五回	论是非砸毁空心秤 讲因果善度 赵德芳 .....	110
第一百零六回	找医生鸣冤常山县 断奇案烈妇 遇救星 .....	114
第一百零七回	雷鸣陈亮双失盗 踏雪无痕访贼 人 .....	119
第一百零八回	三豪杰偷探吴家堡 恶太岁贪色 设奸谋 .....	123
第一百零九回	五里碑医治小昆仑 曲州府巧遇 金翅雕 .....	128

第一百一十回	鹞子眼杀人头送礼 张太守派班头 拿人 .....	132
第一百一十一回	知府定计拜贼人 济公巧捉华 云龙 .....	137
第一百一十二回	众百姓公告田国本 二绿林行 刺济禅师 .....	141
第一百一十三回	济公法斗神童子 罗汉制服沈 妙亮 .....	147
第一百一十四回	郑玄修酒馆逢和尚 沈妙亮听 歌识圣僧 .....	152
第一百一十五回	金毛海马闹差船 济公善救冯 元庆 .....	156
第一百一十六回	赵太守明断奇巧案 济禅师开 棺验双尸 .....	161
第一百一十七回	奉堂谕监斩华云龙 听凶信二 鬼闹法场 .....	166
第一百一十八回	提首级寻找杨明 见魔怪二人 遇害 .....	170
第一百一十九回	报弟仇灵隐访济公 搬运法移 钱济孝妇 .....	175
第一百二十回	双义楼匪棍讹人 借还魂戏耍老 道 .....	180

## 第八十一回 着字柬心皈圣僧 追尸身路遇班头

话说知县吩咐把凶手带过来。宜人把张福、李禄带过来。知县一着说：“你们两个人姓什么？”这个说：“小人叫抓天鹄鹰张福。”那个说：“小人叫过街老鼠李禄。”老爷说：“你两个人谁把和尚打死的？”李禄说：“是张福把那和尚打死的，我是劝架来着。”张福说：“李禄打死的。”李爷说：“你这两个东西混帐。倒是谁打死的？”李禄说：“老爷不信，瞧张福手上有血。他说我打死的，我手上没血。”老爷立刻派官人一验，果然张福手上有血。知县说：“张福，明明是你打死的。你还狡赖！”张福说：“回老爷，和尚是我打死的。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一刀砍死刘二混，可是李混杀的。”老爷一听一愣。书

中交代，怪不得和尚说他两个人是忘八，原本张福、李禄这两个人是破落户出身，在外面做光棍，欺财主，无所不为。家里每人娶了个媳妇。这两个人在外面尽交的有钱的浮荡子弟。瞧见人家一有钱，这两个人就套着跟人家交朋友，没有交不上的，爱吃的人，他就先请他吃；爱嫖的人，他也陪着他嫖。日子长了，他就带往自己家里，叫他女人勾引人家。他作为不知道，充好朋友。不是向人家借钱，就是向人家借当。他女人叫他今天打镯子，明天又叫置衣裳，两口子吃人家。怎么刘二混会被李禄杀了呢？皆因刘二混有个本家，给了他几百两银子。李禄见刘二混有了钱，他就把刘二混招到家去住着，吃喝不分。李禄的



妻子一勾引刘二混，刘二混也是年轻的人，焉有不贪色的？把自己银子拿出来，吃喝穿戴，全是他的。后来刘二混把银子都花完了，还在李禄家吃喝，李禄就往外撵，刘二混说：“我把钱都花在你们家里，我也没处去，你叫走不行。你们吃我就吃，你们喝我就喝。”李禄实没有法子，也撵不出去，心中暗恨刘二混。这天张福跟李禄两人在酒馆网喝酒谈心。这两个是拜兄弟，彼此一类，谁也不瞒谁。李禄说：“张三哥你瞧，现在我家里这个刘二混，他吃我唱我，讹住我了，我也撵不出去，实在可恨。我打算把他约出来，请他喝酒。拿酒把地灌醉了，我把他杀了。三哥，你给帮个忙儿行不行？以后你也有用我的地方，我也不能含糊。”张福说：“就是罢。”两个商量好了，次日把刘二混约出来喝酒，李禄暗带钢刀一把。两个人拿酒一灌刘二混，刘二混本来心里又烦，酒吃多了。吃的酩酊大醉，不能转动，人事不知，李禄由酒店把他背出来。天有二更以后，张福跟着，走到高家钱铺门口，见众铺户都关去，四外无人。李禄素常跟高家钱铺有仇，皆因换银子，钱铺给他要钱，他老说合的少，常常口角相争。李禄一想：“就把刘二混杀在他铺门口，叫他打一场无头案的官司。”说罢，立刻将刘二混放在地下。刘二混醉的人事不知，李禄拿出刀来，一刀竟将刘二混结果了性命。杀完了，同张福各自回家。两个人从此更亲近了。自打算这件事人不知，鬼不觉，就算完了，焉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张福一想：“打死和尚，李禄往我身上推干净。”心中一恨，这才回禀老爷：“和尚是我打死的。高家钱铺门口，一刀杀死刘二混，那可是李禄杀的。”张福就把从前已往之一



事，如此这般一回京，老爷听明白了，这才问李禄怎么杀的。李禄张口结舌说：“是张福的主意。他帮我杀的。”老爷说：“你这两个东西混帐之极。来人先把他两个人押起来，本县先验尸。”刚要吩咐件作验尸，忽然想起济公那件字柬：“和尚就叫我由东门外回头，轿子一落平，就看字柬。我倒看看和尚的字柬写的是什么东西？”想罢掏出来字柬，拆开了看，上写是：“贫憎今日必死，老爷前来验尸。吩咐件作莫相移，休叫贫僧露体。”知县一看，暗为点头。果然济公有先见之明。立刻吩咐件作：“不准脱和尚的衣裳移动死尸，就验脑袋上的伤就是了。”件作答应，过来看明白说：“回禀老爷，和尚后脑海有二寸多长、三寸多宽的伤。伤了致命处，花红脑浆迸流。”老爷点了点头，叫招房先生把尸格写了，吩咐先用席将和尚盖上，派地方官人看着，老爷这才叫官人押张福、李禄回龙游县衙门。老爷走后，地方本面的官人，拿席把和尚的死尸盖上。众官人来到二龙居说：“掌柜的，这件事吏不举、官不究。我们要一回老爷，由你这铺子里打的架，你就得跟着打官司。”掌柜的说：“众位，没这个事，来到我这里喝酒，我也没含糊，何况乎有事？将来这件事完了，我必有一分人心。”叫伙计来给众位打酒，炒几样菜。众人坐下，地方说：“刘头你瞧和尚脑袋，怎么只一拳就会打碎了？”刘头说：“我想着也怪。”掌柜的说：“可惜这位和尚死了，是我们的财神爷。平常我这屋里没上过座，今天都是他招接来的座。和尚要不死，我每天管他两顿饭吃。”地方说：“你别胡闹了。我瞧和尚是怎么样死的？”说着话，就跑出来一掀席，只见和尚朝他龇牙一动。吓了往里就跑。官



人忙问：“怎么了？”地方说：“死尸朝我一笑！”官人说：“你别胡说了。已然死了，还能朝你笑？必是你眼迷离了。我瞧去。”这个官人过来刚一掀席，和尚一翻身坐起来了，拿手一摸脑袋说“哎哟”，站起来往南就跑。地方官人就追，叫喊：“截住走尸呀！”众人一听，走了尸，谁不躲远远的，都怕死尸碰着就要死。和尚一直出了南门，往东，刚到东南城门边，往北一拐，见眼前一个人，身高不满五尺，五短的身材。头戴紫金帽，身穿紫箭袖袍，腰系丝绦，薄底靴子。面皮微紫，凶眉恶目，押耳两给黑毫，手中拿着包袱。和尚一看，心里说：“要办龙游县这两条命案，就在此人身上。”和尚自言自语说：“这个龙游县的地方，可不比外乡村镇。要是外乡人来到这儿吃东西，恐怕都不懂的，准叫人家耻笑。”和尚说着话，赶在这个人头里走。这个矮子一听和尚的话，心中一想。“这龙游县的地方，与别处不同。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是处不到永不知。我何不跟着和尚？他要进酒馆要什么，我也要什么，准不露怯了。”想罢，跟着和尚走。来到东门关乡，见和尚进了路北一座酒馆，这矮子也进了酒馆。见和尚脚一蹬板凳说：“来呀，小子拿壶酒来！”这个矮子一想：“这地方许是这个规矩。”他也脚一蹬板凳说：“来呀，小子拿壶酒来。”跑堂的一瞧：“这倒不错。”他不敢说这个矮子，跑堂的说：“大师父，别这么叫小子。”和尚说：“算我错了。你给我来一壶酒，要有两层皮有陷的来一个。”伙计心说：“和尚连馅饼都不懂。”伙计刚要走，这个矮子也说：“小子，给我来一壶好酒，要两层皮有陷的来一个。”伙计一想：“这两个人倒是一样排场来的。”赶紧给和尚拿了一壶酒、一



个馅饼。也给矮子一壶酒、一个馅饼。和尚拿一根筷子当中一扎说：“吃这个东西，不会吃，叫人家笑话。”和尚拿筷子一批，一口就咬了半个。这个矮子也拿一根筷子一批。刚一咬，连热气带油，把嘴烫了。和尚一连要了十壶酒、十碟馅饼。这个人也照样要了十壶酒、十碟馅饼。和尚吃完，把十个碟子拿手一举，这个矮子也一举。和尚望下一落，仿佛要摔；这个人也往下一撒手，把十个碟子摔了。和尚没撒手，见那人摔了，和尚哈哈一笑说：“冤家小子。”这个一听，说：“好和尚，你冤我那可不行。”和尚拿这十个碟子照那人脸上就砍，把脑袋也砍破了。这人当时气往上撞，要跟和尚一死相拼。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二回 济公饭馆打贼人 徐沛旅店遇故友

话说济公拿碟子照这人一砍，这人真急了，要跟和尚动手。和尚往外就跑，这人随后就追。伙计一瞧，这是活局。这两个人吃完了，把碟子摔了，装打架，成心不给钱。伙计随后也追出来。后面就喊：“二位别走，给了酒钱。二十壶酒，二十碟馅饼。不给钱可不行。”和尚也不回头，一直进了东门。这矮子随后紧紧追赶说：“好和尚，无缘无故你拿碟子砍我，我焉能跟你干休！你上天，我赶到你凌霄殿。你入地，我赶到你水晶宫，好歹把你赶上。”和尚一边往前跑一边嚷：“了不得了，咱们两人是一场官司！”和尚说着话，跑到十字街，正碰见杨国栋、尹士雄由正南而来。这两个头儿也是追和尚。直追到五里碑，也没有追



着。杨头说：“咱们回去罢。”二人复返往回走。刚走到南门，地方官人一瞧说：“尹头、杨头，瞧见死尸没有？”尹士雄说：“哪有死尸？”地方说：“在我段上死了个穷和尚。”尹士雄说：“在你的地面上，我们还没走到十字街，怎么会瞧见呢？”地方说：“不是。这个死尸走了尸，跑出了南门。”尹士雄就问：“死的是什么人？”地方就把抓天鹅鹰张福，过街老鼠李禄怎样打死穷和尚，老爷验了尸怎么派人看着，和尚走尸跑的话，从头至尾一说。杨国栋一听说：“了不得了，济公被人打死了。”尹士雄说：“你们不知道，济公神通广大，死不了。咱们一同回去罢。”地方官人这才同尹士雄、杨国栋一同回来。刚走到十字街，见和尚由正东跑来。地方一瞧说：“死尸来了！”尹士雄、杨国栋赶紧就问：“师父怎么回事？”和尚说：“了不得了，我们两人是一场官司，别叫追我的那矮子跑了。”尹士雄、杨国栋过去，就把那矮子截住。尹士雄说：“朋友别走了。你跟和尚打一场官司罢。”那人说：“好。我们是得打官司。”尹士雄过去，“哗啦”一抖铁链，就把这矮子锁住。这矮子说道：“和尚打官司，也不能锁我。”尹士雄说：“我们老爷有吩咐，在家人要跟出家人打官司，先锁在家人，不锁和尚。你走罢。”拉着这人刚要走，后面酒店伙计赶到说：“别走。”杨国栋一瞧认识。说：“刘伙计什么事？”伙计说：“这位吃了十碟馅饼、十壶酒。和尚吃了十碟馅饼、十壶酒。两人一打架，把二十碟都给摔了，酒钱也没给，两个人就跑出来了。”杨国栋说：“伙计你且回去罢。写我的帐，该多少钱我给。”伙计一听，说：“既是杨大爷这么说，我就回去了。”伙计转身走了。和尚说：



“咱们上衙门去打官司去。”地方官人过来说：“杨头，你替我回回老爷罢，大师父又活了。我就不上衙门去了。”杨头说：“就是罢。”尹士雄拉着这个矮子，大众往北走。走了不远，路西酒铺内孙掌柜跑过来说：“杨大爷你烦恼了。”杨头一愣，说：“我什么事烦恼？”孙掌柜说：“不是杨大奶奶死了么？”杨头说：“这话是谁说的？”孙掌柜用手一指，说：“就是这位大师父给送的信。”杨头说：“师父怎给我报丧来着？”和尚说：“我跟他闹着玩。因他给人家写花帐。”孙掌柜一听说：“好和尚，你无故诳我，我把礼物都买了，还没送去。你就赔我！”杨头说：“得了，孙贤弟你今受点委屈罢。这位和尚也不是外人，瞧着我罢。”尹士雄说：“师父你怎么说人家死了，本来已经病着。”和尚说：“一咒十年旺，就死不了啦。”杨国栋说：“师父慈悲慈悲，给我一块药。”和尚点头，掏了一块药，给了杨国栋。这矮子就问：“这个和尚，是哪庙里的？”尹士雄说：“你要问和尚？我告诉你，跟和尚打官司，算你露了脸，增了光。这是灵隐寺济颠和尚。”这矮子一听，呵了一声说：“他是济颠哪！官司我不打了。”说着话，冷不防一抖铁链，拧身蹿上房去。和尚说：“别叫他走了，龙游县这两条命案，都在他一人身上。”书中交代，这个人姓徐名沛，名号叫小神飞，也是西川路的江洋大盗。龙游县的两条命案，怎么会在他身上呢？这其中有一段隐情。南门外高宅捉妖的那个老道叶秋霜，当初也是绿林人。后来在南门外三清现出了家。他得了一部邪书，名叫《阴魔宝录》，上面有练邪术的法子，能练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移山倒海、五行变化、点石成金、捉妖的法子、拘五鬼的



法子、擒妖捉鬼各种的法子。这天老道正在庙里练功夫，来了一个僧人，乃是西川路五鬼之内的，姓李叫李兆明，外号人称开风鬼，跟老道系故旧之交，来望着老道。两个人一见面，各叙寒温。叶秋霜就问：“李贤弟打哪来？”李兆明说：“由西川来。西川的绿林窝子给人家挑了，我也无处投奔。”老道就留下李兆明在庙里住着。老道早晚练功夫，李兆明就问：“练的是什么功夫？”老道就说：“得了一部天书，能练各种法术。”等兆明说：“道兄，你教给我练练。”老道说：“你练不了。要练一天得磕一千头。”李兆明一想：“他这是不教给我。”心中暗恨着老道。这天高折桂请老道捉妖，李兆明知道这件事，他暗中跟着老道在法台捉妖。李兆明就后一刀，把老道杀了，把这本书得在手内。他也没回家，他就住在德兴杨家店，没事在店里瞧书，早晚练功夫。这天开风鬼李兆明在店门口站着，只见由东面来了一个人，乃是小神飞徐沛。一见和尚，赶紧过来行礼。李兆明就问：“徐贤弟打哪来？”徐沛说：“我要到临安逛去。西川绿林的朋友都散了，我也无地可投。”李兆明把徐沛让到店里。一谈话，徐沛就问李兆明在这住着做什么呢？李兆明说：“我得了一部天书，练功夫呢。”徐沛说：“你教给我练练。”李兆明说：“你要练也行。你得找一个幼女天灵盖来。”徐沛说：“找天灵盖练什么？”李兆明说：“能练千里眼、顺风耳。”徐沛本是浑人，他就出来找幼女天灵盖。遇见看坟的，他就问：“这坟里理的什么人？”看坟的只当是他要偷坟掘墓，也不肯告诉，说：“不知道。”徐沛连问了好几个，都不告诉他。他也问烦了，正在树林发愣歇着，由对面来了一个僧人，架着拐，



是个瘸子。一见徐沛说：“徐贤弟，你在这做什么呢”徐沛一瞧，认识这个和尚。叫昼瘸僧冯元志，也是西川路的江洋大盗。怎么叫昼瘸僧呢？皆因白天架着拐装瘸子，晚上上房飞檐走壁更灵便。他为是遮盖，叫人家知道他是瘸子，不能做贼。今天一见徐沛，问徐沛做什么呢？徐沛把李兆明叫他找女儿天灵盖、练功夫的话说了一遍。冯元志说：“徐贤弟，你真实心眼。李兆明他是冤你。今天晚上我同你到店里，把李兆明杀了。你就把天书得过来，好不好？”徐沛说：“好。”冯元志他原本跟李兆明有仇，这叫借刀杀人。两个人商量好了，一同到酒馆，吃完了饭。天有二鼓，来到德兴店。冯元志巡风，徐沛下去，进了上房一瞧，李兆明正趴在桌上睡了。徐沛手起刀落，把李兆明杀了，把书得在手内。刚要往外走，就听上房嚷：“杀了人了！”吓了徐沛一跳。济公嚷杀了人，那就上房杀了人。后来听和尚说出恭去，上了茅厕。冯元志他巡风。听屋里说公文湿了。他也不知饮么公文。见柴头同杜头出去找和尚，冯元志由房上下来，进屋中一瞧，是宪批柴元禄、杜振英捉拿乾坤盗鼠华云龙的公文，冯元志就把公文瑞在怀里，由厦中出来上房。柴头、杜头已瞧见，当时要追也没把冯元志追上。贼人盗了公文，等徐沛出来，冯元志就问：“怎么样了？”徐沛说：“我已把天书得来。咱们上哪去？”冯元志说：“咱们上开化县去。现在铁佛寺金眼佛姜天瑞姜大哥，撒绿林帖、传绿林箭。在西川路绿林朋友好几十位，在他庙里。他要修夹壁墙地窖子，所为绿林人有了案，可以在他那里躲避，是个扎足之地，咱们上开化县去。”徐沛说：“也好。”二人顺大路望前走。走到一座



树林，见对面来了一个人。二

人抬头一看，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不知来者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三回 小神飞夜刺开风鬼 济禅师耍笑捉飞贼

话说昼病僧冯元志、小神飞徐沛二人正往前走，只见对面来了一个人，正是乾坤盗鼠华云龙。冯元志、徐沛二人赶紧上前行礼说：“华二哥由哪里来？”华云龙说：“我由蓬莱观来。好险，好险！几被陆通把我摔死。”冯元志就问：“怎么回事？”华云龙就把已往从前之事，细说了一遍。冯元志说：“华二哥，我告诉你一件事，叫你放心。我把拿你的海捕公文盗了来。”华云龙说：“真的么？”冯元志就把杀李兆明、徐沛得天书、巧遇两个班头、在店里把文书怎么盗来的话，对华云龙一说。华云龙这才明白，说：“你们二位上哪里去？”冯元志说：“上开化县，你我一同走罢。现在铁佛寺金眼佛姜天瑞，撒绿林帖，请了多少朋友。要一同修夹壁墙地窖子呢！咱们三个人，一同去罢。”华云龙说：“也好。”三个人这才一同走。这天来到开化县铁佛寺，一瞧庙里庙外，人烟稠密。三个人一打听，问什么事？有人说：“庙里铁佛显圣，口吐人言。”三个人一直进庙，直奔后面。一瞧，就是金眼佛姜天瑞一个在庙里。三个人给姜天瑞一行礼。冯元志说：“姜大哥。众位朋友哪里去了？”姜天瑞说：“众位朋友都出去，分四路去做买卖。这里还有几位，叫他出来，给你三人引见引见。”



大家彼此行礼。美天瑞说：“三位由哪里来？”华云龙就把自己的事一说，徐沛也把自己之事一说。姜天瑞说：“徐贤弟，你得的什么书？给我瞧瞧。”徐沛就把书拿出来，交姜天瑞。姜天瑞一瞧，说：“徐贤弟，这书你也用不着，我留下了。”徐沛心中大大不悦，自己一想：“我的东西，我还没爱够。我又没说给他，他竟留下，实实可气。”心里大不愿意，又不可说不给。惹不起姜天瑞，自己默默无言。华云龙这时说：“我要走。”姜天瑞说：“怎么？”华云龙说：“我心里不安。怕济颠和尚一来，一个跑不了，那时连累了你们众位。”姜天瑞一听说：“众位朋友，哪位到龙游县去，把这济颠和尚杀了，把人头带来。谁有这个胆量，替华二弟充光棍？”徐沛说：“我去。”徐沛心里有自己的心思：“我到龙游县不犯事便罢，犯了事，我先把他们拉出来，一个跑不了。”他是暗恨姜天瑞，故此他说“我去”。姜天瑞说：“好。徐贤弟你辛苦一趟罢。”徐沛这才由开化起身。这天到龙游县东南城极角，碰见济公。和尚一念道说：“龙游县这地方，不比别处，吃饭馆不知这里规矩的，花多了钱，还要被人耻笑。”徐沛一听，他原是个浑人，他这才路和尚到酒铺去喝酒。和尚故意要跟他打起来，跑到十字街，叫尹士雄把徐沛锁上。徐沛先还要跟和尚打官司，只一听是济公，徐沛一扭身蹿上房去说：“官司我不打了。”和尚说：“别叫他走，龙游县两条命案，都在他身上。”杨国栋、尹士雄一听和尚这话，赶紧扭身上房。徐沛打算要跑，焉想到和尚一指手说：“奄敕令赫。”贼人要跑跑不了了。被尹士雄、杨国栋把贼人揪住，揪下房来。众人一齐同奔龙游县衙门。来到衙门，杨国栋进去



一回话，说：“济公没死，现在拿了一个贼人，听候老爷审讯。”老爷正审问张福、李禄的口供。一听济公没死，老爷赶紧吩咐有请。立刻，济公叫尹士雄带领贼人上堂。老爷一瞧说：“圣僧请坐。下面贼人姓甚名谁？”徐沛也不隐瞒说：“回京老爷，我叫小神飞徐沛。东门外杨家店脱头和尚，叫开风鬼李兆明，是我杀的。南门外老道叶秋霜，是李兆明杀的。我把他杀了，算他给叶秋霜抵命，没我的事。”老爷说：“你满嘴胡说。店里和尚是你杀的，公文可是你盗了去？”徐沛说：“公文不是我盗的。是昼癩僧冯元志盗的，他同华云龙都在开化县铁佛寺住着，铁佛寺还有许多绿林人在那里。”老爷一听，也不再往下问，就吩咐将徐沛钉镣入狱。老爷说：“圣僧，还来你老人家辛苦一趟，带着我的班头去办案，将贼人拿来。”和尚说：“可以。老爷办一套文书，我和尚带杨国栋、尹士雄、柴元禄、杜振英四个人去。”知县立刻把文书办好，交与杨国栋。和尚带领四位班头，出了衙门，一直顺大路往前行走。和尚一面往前走，口唱狂歌，说道是：

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未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土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官也空，职也空，数尽孽障恨无穷。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探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尽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

和尚说：“哎呀。阿弥陀佛。”和尚刚才将歌唱完，只听后面一声“无量佛”。大众回头一看，来了一位老道。



头戴九梁道巾，身穿一件古铜色的道袍，腰系丝绿，白袜云鞋。面如三秋古月，年过古稀。发似三冬雪，鬓似九秋霜。海下一部银髯，洒满胸前。真是仙风道骨。跟着两个童子，都在十五六岁上下，都是眉清目秀。发挽双丫髻。身穿蓝布道袍，青色护领相衬。腰系丝绿，白袜云鞋。一个童子扛着宝剑，挂着一个轧轧葫芦；一个童子扛着雨盖，挂着一个包裹。老道一面往前走，口中念道：

玉殿琼楼，金锁银钩，总不如山谷清幽。蒲团纸帐，瓦钵磁甌，却不知春、不知夏、不知秋。万事俱休，名利都勾。高官骏马，永绝追求。

溪山作伴，云月为传。但乐清闲、乐自在、乐优游。

老道口念：“无量寿佛。”和尚回头瞧了一瞧，老道走了不远。和尚说：“哎呀，了不得了！我腰疼、腿疼、肚子疼、脑袋疼。走不了啦。”杨头说：“师父怎么了？”和尚说：“我要死，不能走了。”尹士雄也不知道和尚的脾气，也过来问说：“师父怎么了？”和尚说：“我心里发堵，嘴里发苦，眼睛发努。”柴头说：“对，说话都乱了。”这两个人也不理和尚，在一边蹲着生气。和尚躺在地下，“哎哟，哎哟”直嚷。那老道来到近前，说：“无量佛。这位和尚是一个走路，还是有同伴的？”尹士雄说：“我们是一处的。”老道说：“和尚的病体沉重，我山人这里有药。”柴头说：“道爷，你趁早别管，你走罢。你要一给药吃，准一吃就死。”老道一听说：“我这药好，人吃一粒，能延寿一年。吃两粒，能多活二年。吃三粒，能活六年。要死的人，吃我九粒药，名为九转还魂丹，能多活十二年。和尚要吃死了，我给抵偿。”柴头说：“我拦你不听，你就给

